

104786

能自己。關於前者不得而知，而後者卻爲吾人目睹之情形。

此外，國聯另有一個基本弱點，即是在國際會議中缺少任何真實的權力與缺少指揮統一之元素。大帝國如古代羅馬帝國與近代大不列顛帝國卻是國際性質，於多數民族中建設和平秩序與安全，而同時並不抑止其組成份子之民族個性，但皆能得到指揮統一之元素。得到統一指揮之方法是精神的，而非物質的。英殖民帝國之統治仿倣古羅馬之方法。對於自治殖民地，倫敦政府不能強制服從其命令，但自治殖民地對於共同利益之大問題，願意依循母國之領導，故能保持帝國的

必須的統一性。殖民地之願意如此者，因共同忠誠於共同的元首故也。不論英國之內閣制，美國之總統制，以及近時之獨裁制，行政權皆須由一人所指揮，或由政見相合的多人集團所指揮。選任的高級官員不僅屬於同一政黨或同意於政治問題，且須有共同的理想、利益及由生活於同一社會中所自然產生之偏見。彼輩說同一語言，受到同一的傳習，在社會的與私人的生活中得到同一的影響。故在解決重要的問題時，意見自然易趨一致，能爲維持政府之完整，而消除微小的異議。

然國際政府與國內政府之情形，迥然不同。上述指揮統一之精神不易獲得。出席於國際會議之代表並不由於一個權力所選擇，而由於意見不同的政府所選任。代表須受訓令之拘束，非得其政府之准許不能同意於任何事件。集體方面彼輩不屬於任何政黨，除非參加的政府先有協議，對於政策更無事前的協議。在會場中，代表不服從共同的指

揮，因爲沒有一個代表有任何權力（法律的或道德的），指導辯論，得到同意的結論。且議案不能以大多數取決，而須得一致的同意。所有公開辯論僅爲形式而已。不特此也，代表團之人選，常常更換，代表間彼此不甚熟悉，又缺少共同語言、共同教育、共同社會生活。代表之利益與野心皆在其所派遣之國家，在會場中固不願爲議論所左右。彼所希望的稱譽與所畏懼的譴責，皆爲其本國政府與人民所發佈。所以在國聯會議中，未有指揮統一之可言。

國際團體對於處理技術的與非政治的問題，或政府間已有協定之政治問題，可有相當的成績，但對於國際嚴重的爭執，我人欲以國際聯盟或類似團體之力量，以謀解決，蓋亦難矣。國聯之弱點並不在於組織之缺陷，故不能以修改約章所能補救。此種缺陷非至人類被基於共同信仰之共同目的所激發，實不易消除也。

### 三九

## 中國的人力

黃時

原名 "Man-Power in China" 係 Dorothy Johnson Orchard 所著，載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份之政治學季刊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50, No. 4.)

中國工業化有兩個顯著的資源，一是豐富的勞動力；一是廣大的國內市場，兩者都是人口繁多的結果。但國內市場的購買力有待於大

業生活的改善，故在目前人力或許是中國工業革命最關緊要的因素。內戰、水災、旱災及西方機器製造品的侵入，把農村經濟破壞了，農村再不能維持這麼多的人口，於是而有各種人口過剩的現象。

第一種現象便是移民。先是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洲等地，因為要開發本地的資源，貪圖便宜的勞工，曾於十九世紀下半期二十世紀初期招募大批華工，前去修鐵路，開礦山，及擔任其他極苦的工作。華工生活很低，工資很少，工作時間很長，殊非該本國勞工所能競爭，於是引起了排斥華工的運動。結果是華工先後被該國當局禁止了，同時中國過剩人口的出路少了一條。

中國的移民原來有兩個方向：一是向南；一是向北。向南是往南太平洋中各島。據中國僑務委員會的估計，一九三四年僑居外國者共有八百萬人，其中便有六百萬人以上是在南洋羣島各地。此路僑民以廣東、廣西、福建三省人士為最多。向北是往東三省。此路移民以山東河北兩省人士為最多。據南滿鐵路公司的估計，自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〇年，每年平均有七十五萬四千人移入大連、營口、安東及山海關。其中有兩年移入東三省的人數，每年超過一百萬人。因此我們可以大概斷定，在「一九一八」以前的十五年中，每年總有百萬人左右移殖到東北去。

自東北被日本佔去以後，單以一九三二年一年而論，東三省人民之退回中國本部者較出關者為多。在偽國這種新統治之下，華北這個過剩人口的出路是靠不住了。同時世界經濟恐慌影響到南洋的茶

業、錫業及橡膠業等等，成千成萬的華僑因為失業，或被排斥，而不得已回國了。單以一九三三年而論，回國的華僑便有百萬以上。中國現在的過剩人口愈來愈多，謀生機會愈來愈少，結果只有增加國內之不安。

中國農村本來有人滿之患，除有機會移居國外的人口以外，還有無數百千萬留在家鄉，無事可做，或事不夠做。其中雖有些往城市找工做的，但現代工業目前還不能吸收這麼多。好得中國現在的耕種法還是原始的，如果逐漸採用機器，農民失業的問題便愈要嚴重了。

以農村人口這樣的過剩，在平常已難維持，若遇到兵災、匪災、水災、旱災，更無以生存，只有逃之四方了。據人估計，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大旱災，有二千萬災民。一九三一年的長江水災，有二千五百萬災民。一九三三年的黃河水災，有二三百萬災民。一九三四年河北一省的旱災，有三百五十萬災民。這些流離困苦的難民，等到水災、旱災、兵災、匪災過了之後，又回到他們的故鄉，重新為生存而奮鬥了，但也有許多終於流落在他的鄉。有些做工，有些做兵，有些做匪，有些逗留在城市裏做工廠工人、家庭傭工、學徒、僕役、娼妓、苦力等等。

兵匪是勞工之一來源，其數達數百萬。一九三一年，中國共有兵一百五十萬，他們不但不能保衛國家，而且任意為害人民。兵匪表面上看來絕不相同，而實際上彼此有密切關係。兵是以前的匪；匪是以前的兵。苦力也是工業化所需要的人力之一大來源。其成分為災民、過剩的農民、城市勞工的失業者、退伍的兵士，甚至於回國的移民等等。這種

104788

人，因為生計所迫，願意做任何的工作。大城市裏面特別多。以江蘇一省而論，一九二二年便有苦力一百四十萬之多。大城市如上海、北平、天津、漢口、武昌、廣州都有大羣的苦力，擔任清道、挑水、拉車、運輸等等的工作。

婦女在移民、兵匪、苦力三種勞力的來源中，並不佔重要地位。兵匪中雖然有女人，但不多。一九三〇年以前的十五年中，移居暹羅、新加坡的華僑只有五分之一是婦女。移居東三省的人口，婦女兒童也佔少數。至於苦力，更以男性為多，只有在工廠裏面可以看見許多女工。

在過去，婦女慣在家裏作工：紡紗、織布、做鞋、綉花等等，不但供家庭之用，有時並且拿出去賣。自西洋機器製造品侵入農村，把手工品打倒之後，家庭工業是站不住了，婦女兒童及老年人再不能靠這種副業了。雖然有些新副業代之而興，但不普遍，不能吸收這麼多的勞動力。這種新副業的報酬大都以件數為標準，如髮網、綉花、火柴裝置等等，每日只能賺五分至一角半不等。這種工作的報酬雖然不好，但是婦女還可在家裏工作，兼照料家事。至於須到商店或工廠去作的件工，就不能做了。

因為紗廠、纜絲廠、橡膠廠、紙煙廠及其他工廠工業的發展，婦女兒童便變成了正常的工廠工人。一九三〇年實業部調查大多數在華中華南的二十八個城市的工業工人，據稱共有九十六萬五千人（三十個工人以下的工廠不在其內）。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七是婦女，百分之七是童工。這個分配，一來因為南方用女工比北方普遍，二來因為沒有包括比較用女工少的小工廠在內，當然不能代表中國一般的工業。最

好是依工業的種類，分別來估計女工的數目。在實業部的研究裏面，女工在紡棉業佔百分之七十，在繅絲業佔百分之八五，在編織業佔百分之八二，在綉花業佔百分之八一，在棉織業佔百分之五一，在紙煙業佔百分之七五，在火柴業佔百分之四三；但在麵粉業、建築業、機器業、造船業、水電業、印刷業、裝訂業等等，女工差不多沒有。根據實業部的統計，全中國的女工，好像總在五十萬以上或一百萬左右。

除成年的男工與女工外，中國工業還用了大批童工。五六歲的兒童便有做件工者，八九歲的兒童便有做紡織業的工人者，凡是用女工多的部門，用童工也多。據一九三〇年實業部調查，織物工業的工人有百分之八是兒童。當然，童工的危險很多，但迫於生計，又有什麼辦法呢？

學徒勞工也是供過於求。八歲至十二歲的男孩，如果父兄有辦法，想經人介紹，便去當手工業或商店的學徒，一來可以賺飯吃，二來可以受點職業訓練。有的要三四年出師，有的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出師，出師之後才有做職工的資格。老板對於學徒關係非常密切。有些老板固然很和善，但有些老板的目的並不在訓練學徒，而在榨取學徒的勞力。自西洋大批生產的制度介紹到中國來以後，利用這種只供飯吃沒有工資的學徒制度，更有人在了。女孩做學徒的很少，但被賣做奴隸的很多；長大之後，或被主人收起為妾，或被嫁出去換錢，絲毫不能自主。

中國勞動階級的兒童，就是這樣從六七歲起做奴隸、做學徒、做工廠工人、做家庭工作在那裏找飯吃！